

孙楷第戏曲文献研究成就*

苗怀明

毫无疑问,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,孙楷第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。他虽然出生较晚,不能像王国维、吴梅等人那样开疆拓土,创建戏曲研究这门新的学科,开一代学术之新风。但他以个人辛勤的耕耘和丰硕的成果,推动了戏曲研究向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,为这门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以下结合孙楷第的生平经历及著作,对其在戏曲研究领域的成就、治学特点等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。

—

孙楷第能在小说、戏曲等通俗文学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,有着多方面的因素,这一方面与他多年甘于寂寞、埋首书斋、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有关,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受到的教育、学术训练及前辈学人的热情帮助和提携有关。在探讨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色时,不能不谈到他的学术传承和治学渊源。

孙楷第在走上学术之旅的过程中,曾得到过傅增湘、杨树达、陈垣、胡适、钱玄同、黎锦熙等著名学者的亲传和提携^①。这些学人功力深厚,学识渊博,为人文,皆为楷模,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,他们言传身教,提携后进,对孙楷第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1922年至1928年,孙楷第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求学,几年高等学府的紧张学习使他得到严格而良好的学术训练,因知识渊博,才识过人,学有所成,同学们戏称其为“沧州才子”^②。在这一期间,他受乾嘉学派治学的影响较深,在经、史方面曾下过很大工夫,对校勘、训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由此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,“开始掌握了清人训诂校勘之学的门路”^③。其间,他曾撰写《王先慎〈韩非子集解〉补正》、《刘子新论

* 基金项目:国家“985工程”“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”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。

①有关孙楷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,参见季维龙:《胡适与孙楷第的学术情谊》,载沈寂主编:《胡适研究》第一辑,东方出版社,1996年。

②参见刘乃和:《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》,《文学遗产》1991年第3期。

③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7页。

校释》等文章,受到杨树达等人的赞赏。对这段求学经历,孙楷第本人后来是这样概述的:“及游学北平,始稍知读书。听钱玄同先生讲小学而悦之,乃稍稍从事于训诂声韵之学,质疑问难,得益不少。又尝读王氏父子书,服其精至,慕而效法其意,每读古书,辄以己意为发其疑滞,订其讹脱,于《韩非子》及刘昼《新论》各得数百条。”^①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孙楷第此时的深厚学术功力:王重民后来到法国看到敦煌卷子本《刘子新论》,他将孙楷第的校勘本与其进行对照,结果“发现与唐抄本完全相合”^②。

数年正规、系统的学术训练为孙楷第日后戏曲、小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更为重要的是,这种学术训练还潜在地影响到其研究对象及治学方法的选择。孙楷第一生治学,特别注意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考辨,偏重实证式研究,这一学术个性的培养与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互为因果的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受时代学术风尚的影响及编写《中国大辞典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工作的需要,孙楷第开始从经史之学转向通俗文学研究。这种转向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:“虽然带有某种偶然性(由于工作的需要),但从全局上看,他的这一转变却又正适应历史的需要,具体说来,是适应着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以训诂、校勘之学用于俗文学这一转折的新潮流。”^③时代的良好际遇与个人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。

孙楷第转向通俗文学之后,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俗小说方面,短短几年间,他广泛搜寻珍贵典籍,利用公私藏书,搜集、积累了大量资料,先后写成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等著作,以其在小说目录学上的开创性贡献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,并由此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。稍后,他又将目光转向戏曲,开始戏曲领域的探索,“于三十四五岁时开始做戏曲研究工作,垂老不倦”^④。

孙楷第晚年撰文,将自己平生治学成果分为五个方面,即小说史、戏曲史、变文、楚辞和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^⑤。限于论题,本文只探讨其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。结合孙楷第在不同历史时期治学的成就和特点来看,可以将其戏曲研究分成如下两个阶段:

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里,孙楷第相继发表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述也是园旧藏〈古今杂剧〉》、《吴昌龄与杂剧〈西游记〉》、《元曲家考略》等重要著述,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,推动了戏曲研

①孙楷第1929年致胡适书信,载杜春和、韩荣芳、耿来金编《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493页。

②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18页。

③邓绍基:《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》,《文学遗产》1987年第2期。

④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25页。

⑤参见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。

究的深入发展。此外,他还参加了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一书的编写,其中有不少戏曲条目是他所撰写的。孙楷第在戏曲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取得的。

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,这是孙楷第戏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里,受政治运动及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,他的学术著述数量不多,在戏曲研究上,没有再开拓新的领域,主要是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修订。比如将其有关傀儡戏的论文结集,成《傀儡戏考原》^①一书。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^②、《元曲家考略》^③等著作也都是在以往著述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。其部分散篇戏曲论文被收进《沧州集》^④。在其他学人的协助下,他晚年还着手编订当年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撰写的戏曲、小说条目,成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,但到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,孙楷第已去世数年,无法得见该书了。

与其他研究者相比,孙楷第研究戏曲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和特点,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:

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,他偏重对戏曲文献的梳理和考索。无论是对戏曲起源问题的辨析还是对元代曲家的考察,无论是研究《西厢记》还是探讨也是园《古今杂剧》,他都是首先从最为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,充分占有资料,从版本、目录、训诂等角度着手,言必有据,结论建立在扎实文献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,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。比如对杂剧《西游记》作者的考辨,他大胆提出该剧的作者为杨景贤而非吴昌龄,这与学界以往的看法明显相左,可谓新说。但这种新并非标新立异之新,而是对旧有成说之谬进行纠正之新,有过硬的资料和充分的论证做支撑。因此,新说提出后很快就被学界接受,成为定论,正如孙楷第本人所说的:“我这话或者令人乍听了有点惊异。但令人惊异的话未必便不可信。到大家认为可信时,便平淡无奇了。”^⑤

一是在具体研究中,他往往从小问题入手,做大文章,开口很小,但开掘很深。这一特点也可以用精细二字来概括。比如对傀儡戏、也是园《古今杂剧》的考察,他都不满足于泛泛的介绍,而是下大力气进行集中探讨,就是连一些细节问题都不轻易放过。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两书就鲜明地体现了孙楷第的这一治学特点,对这一点他本人也有很清楚的认识,如他评论自己的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:“论一书而所记至二十万字,亦不可谓少。”^⑥

①上杂出版社,1952年。

②上杂出版社,1953年。

③上杂出版社,1953年版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增订版。

④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⑤孙楷第:《沧州集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366页。

⑥孙楷第: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后序,上杂出版社,1953年,第411页。

由此可见精细是其本人自觉追求的学术目标。对他的这一治学特色,著名学者余嘉锡曾作过这样的评价:“沧县孙君子书楷第,治之尤精。考镜源流以穷其变化,斟明体例以究其文词,毛举栴剔,细入无间,其用力之勤,与昔人之治经史诗赋者,殆无以异也。”^①

二

根据孙楷第治学的成就和特点,这里将其戏曲研究分成两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介绍和探讨:一是对戏曲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;一是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戏曲史诸问题进行的探讨。

在戏曲文献学领域,孙楷第主要做了如下两项较为重要的工作:

首先是戏曲目录的编制,其成果主要见于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。孙楷第虽然未能像治通俗小说那样,广搜博采,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机构,着意专门编写一部系统、精良的戏曲目录著作,但他在戏曲目录的编制方面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且有自己的特色。这一工作虽然是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主持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一书而进行,倒也符合孙楷第一贯的治学特点,可以较为充分地发挥其学术专长。孙楷第是从1934年12月开始动笔写作的,到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,他便决然停笔,结束了这一工作^②。据后来结集的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一书所收,孙楷第总共写了273篇,内容涉及作品、总集、选本、曲谱、曲评、曲目等曲学书籍。

解题书目不同于一般的简目,它不仅提供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等基本信息,同时还要对全书的内容进行评述,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订,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,颇能见出作者的学术功力。孙楷第所写这273篇戏曲解题目录正体现了这一特点,态度审慎,资料丰富,立论公允、精当,每一篇提要都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。比如对王国维《曲录》一书的评价,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,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:“力惩前人之失,杂采《武林旧事》、《辍耕录》、《录鬼簿》、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《也是园书目》、《新传奇品》、《曲海目》、《元曲选》、《六十种曲》及所见所闻,无不备书,即作者仕履及前人评鹭之语,亦必依类辑入。……纲举目张,有条不紊,足为后学准绳。”但同时指出,由于《曲录》成书后新资料不断发现,该书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,如重出、失考、失收、误载等。最后他对该书做出如下评价:“此书可议处虽多,然大辘轳轮,创始不易,其精神固甚可佩也。”^③应该说这一看法还是相当客观、公允的。

通过这两百七十多篇解题目录,孙楷第较为全面、系统地谈出了自己对中

^①余嘉锡: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》,载其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584页。

^②参见田杉:《孙楷第与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〉》,《文学遗产》,1991年第3期。

^③孙楷第: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0年,第460页。

国戏曲诸问题的看法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这种融学术研究于目录编制的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,有位台湾学者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:“这部大书(指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)总的来说是尚未编完的草稿,其中以孙子书(楷第)先生所写的部分最有创见,今天读来仍有其价值。”^①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妥帖的。戏曲之外,其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、《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》也采用了这种著述形式。

其次是对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的考察。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又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,它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最为重要的戏曲文献新发现之一,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在现存的242种作品中,有132种为海内孤本,它们的发现使现存元明杂剧作品的数量大为增加,其他100多种作品虽有其他传本,但相互间文句差异较多,足资校勘,这一发现对戏曲研究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一重要戏曲文献被发现后,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,一些学者开始着手整理研究,其中用力最勤、成就最著者当数孙楷第。

1939年8月,孙楷第从北京赶到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,用3个星期的时间阅读了这批重要戏曲文献,并写下了10余册笔记。其间,他还得到张元济的指教,“其疑似难明以及欲抄录而未果者,辄询之张菊生先生”^②。回到北京后,孙楷第将读书所得,写成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》一文,刊载于1940年12月出版的《北平图书馆季刊》。由于感觉到“体例文字,甚多不妥之处”^③。1947年夏,孙楷第又将此文加以修订,“去其重复语,累赘语。材料之有遗漏者,亦补完之”,并吸收了另一位学人李玄伯补充的一些材料^④,撰成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,交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^⑤。

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分收藏、册籍、板本、校勘、编类和品题六章,对这批戏曲文献的“授受之源,一出一入,以及本之离析合并”等情况进行了十分精细的考察。书后还附有《余所见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》、《也是园曲于也是园藏书目底本》等5篇相关的论文。作者态度审慎,引证丰富,立论扎实,同时又心细如发,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进行了穷究式的探讨,解决了这批重要戏曲文献的授受渊源、册籍装订、版本、校勘、品题等基本问题,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该书出版后,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。王季烈称其“考订甚详,足使此书增价”,并在其《孤本元明杂剧提要》中“略采其说,入提要中”^⑥。余嘉锡感叹道:

①转引自田杉:《孙楷第与〈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〉》,《文学遗产》1991年第3期。

②孙楷第: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序。

③孙楷第: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改版本序。

④李玄伯: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跋》,《辅仁学志》12卷1、2期合刊(1943年12月)。

⑤孙楷第: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改版本序,上杂出版社,1953年。

⑥王季烈:《孤本元明杂剧》序,商务印书馆,1941年。

“嘻，多矣哉！考一书而详密如此，古未尝有也。然读之使人惟恐其尽，盖察之也精，则说之也不得不详，亦其势然耳。”^①容媛也称赞该书“非特于书之授受渊源，本之离析合并，毛举栴剔，阐发靡遗，即元剧中之专名，如折、楔子、开、砌末、竹马、路歧、书会、捷讥引戏，为今人所不易了解者，皆有详尽之叙论。仅观书名，固不能知此书之博大也”^②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孙楷第本人对自己的这本书却并不太满意：“征引书不过一百六十余种，殊嫌其少。其所据以考旧事者，亦无多新义可以自矜。”^③征引了一百六十多种书籍，可以称得上是旁征博引了，却作者仍嫌其少；解决了不少问题，尚觉得“无多新义”，可见孙楷第对自己要求之高、之严格，其治学态度和精神之认真、严谨，也由此可见。

该书可以看作是孙楷第借助版本、目录之学研究戏曲的一个范例。戏曲研究这门新兴学科在创建阶段虽然深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，但由于此前缺乏必要和足够的学术积累，因此研究者们必须从最为基础的文献工作做起。这样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传统的治学方法仍然起着重要乃至主导的作用。当然，这也与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有关。无论是戏曲研究初创时期的王国维、姚华，还是稍后的孙楷第、钱南扬、冯沅君、傅惜华等人，他们都比较偏重文献方面的研究，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，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这一方面。其中孙楷第的戏曲、小说研究颇具代表性，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一书正是这一学术风尚的具体体现。这种精细、穷尽式的考订对于戏曲文献的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。

三

在对戏曲文献进行梳理、考辨的基础上，孙楷第还充分挖掘这些文献所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，将其纳入对中国戏曲史的探讨中。在这一领域，孙楷第也颇多建树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，这些新见有些已为学界普遍接受，有些虽有不同意见，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和思路。

孙楷第对戏曲史的探讨，主要涉及如下一些方面：

一是对戏曲起源问题的研究。其观点主要见于《傀儡戏考原》一书，该书包括《傀儡戏考原》、《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影戏》、《傀儡戏影戏补载》等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孙楷第对傀儡戏的起源、演变、体制及与宋元戏曲的关系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考察，提出戏曲起源于傀儡戏的新看法：“宋之戏文元之杂剧，即出于肉傀儡及大影戏”，并从现存元明剧本、近世扮戏之事中找到

①余嘉锡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序》，载其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第584页。

②容媛：《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》，《燕京学报》第29期（1941年6月）。

③孙楷第：《也是园古今杂剧考》后序，上杂出版社。

根据,如“偈赞词之使用”、“说话口气之保留”、“自赞姓名”、“涂面”、“步法”等^①。

此前,研究者对戏曲起源问题已提出不少看法,或认为戏曲起源于巫覡,或认为戏曲起源于歌舞、乐舞,或认为戏曲起源于俳優,或认为来源于印度,众说不一,虽然各有其依据,但都未能获得学界的一致认可。最早将傀儡戏引入中国戏曲起源研究的是王国维,他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一书中指出:“与戏剧更相近者,则为傀儡。……宋时此戏,实与戏剧同时发达,其以敷衍故事为主,且较胜于滑稽剧。此于戏剧之进步上,不能不注意者也。”^②孙楷第受此启发,在王国维初步探讨的基础上,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和考辨,在傀儡戏的研究上获得重要突破,为研究戏曲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参考。孙楷第的这一新说提出后,一些学人如马彦祥、常任侠等表示赞同,并在其著作中采纳此说^③。

尽管直到目前为止,学界对戏曲起源于傀儡戏的说法还持有不同的意见^④,但即便是持反对意见者,也不否认戏曲在形成过程中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傀儡戏的影响,两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,正如周贻白所说的:“傀儡戏影戏与真人扮演的中国戏曲的关系,却不能完全否定。那便是以中国戏剧的全部进程而言,傀儡戏影戏。对于中国戏剧发展到现在的这类形式,其间多少也起过一些作用。”^⑤对这一关系和作用的揭示正是由孙楷第完成的,他本人曾这样概述自己的这一研究:“自来学者对傀儡影戏无系统研究,自从我这两篇文章出来,始有专门论著。”^⑥

一是对元代曲家生平的考察。有元一代,戏曲发展虽然达到成熟、繁盛,剧作众多,演出频繁,影响广泛,但那些为元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众多曲家却因地位不高、身份卑微等原因,事迹湮没不传。虽然钟嗣成专门撰写《录鬼簿》一书以补其缺憾,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,但失之简略,无法满足后世学人的研究需要。因此,研究元曲,自不能不对曲家的名号、籍贯、生平、交游、著述等基本情况进行考察,否则就无法做到知人论世,难以深入下去。但这种探讨的难度

①孙楷第:《沧州集》第276-305页。

②《王国维戏曲论文集》第27页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4年。

③参见马彦祥:《地方剧演技溯原》(载《马彦祥文集》戏曲论文卷,文化艺术出版社,1995年)、常任侠:《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一考察》、《我国傀儡戏的发展与俑的关系》、《谈傀儡戏和皮影戏》(载其《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4年)等文章。

④参见任二北:《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》,《戏剧论丛》1958年第1期;董每戡:《说“傀儡”》,载其《说剧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3年;周贻白:《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》,载《周贻白戏剧论文选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2年。

⑤周贻白:《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》,《周贻白戏剧论文选》第65页。

⑥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26页。

也是可以想见的,相关资料十分缺乏,即使那些残存的资料也往往零散分布,或说法不一,让人莫衷一是。孙楷第知难而上,“以元曲家事迹多晦,勤读元人集、明初人集,与《元史》结合,著《元曲家考略》”^①。

《元曲家考略》可以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。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孙楷第从开始搜集材料到其去世,在这本书上前后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,其间不断对该书进行补充修订,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全部完成。起初,孙楷第是与胡适合作进行此项工作的。胡适于1936至1937年间曾写过《读曲小记》多篇,对关汉卿、严忠济、白无咎、刘时中等元代曲家的生平经历进行考辨。后来胡适因兴趣转移,事务繁忙,遂改由孙楷第一人独力承担。这可以从他1947年写给胡适的书信中看出来:“元曲作者,事变后我又续得了一点材料,都抄出了来,比事变前我每[们]共同搜集的多了一些。事变前我们搜集的多半是限于《四部丛刊》中元人集子的材料,事变后我所抄出的,是《四部丛刊》以外的元人集子的材料,虽然不算博,大致元人集子已十取七八。”^②于此可见该书起初的撰写情况。

《元曲家考略》的主干部分最初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刊发于《燕京学报》第36、39期,稍后以《元曲家考略》为名由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单行本。全书分甲、乙两稿,收录元代曲家48人。在后记中,孙楷第讲述了该书的写作经过:“其材料乃二十年前所搜集。稿二十余册,置敝篋中,为鼠啮者十之二。1949年夏,偶检得数册,稍整比之,得二十三人。1950年夏,又检数册整理之,得二十五人。又补文之不备者共若干条。去年,上杂出版社欲印余论戏曲之书,乃取前后所整理者并付之。目第一次辑者为甲稿,第二次辑者为乙稿。其余有稿而未整理者,尚三四十人。频年多病,已无力及此。倘他日健康恢复,仍愿自整理之。”^③尽管身体状况不佳,但整理、修订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。1981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,补收了后来所增写的一些内容。增订本虽已出版,但修订、增补的工作仍在进行着,令人感到遗憾的是,后来增写的部分大部分未能公开刊行。

不过就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,成绩可以说是卓然可观。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增订本为例,全书分甲稿、乙稿、丙稿、丁稿四个部分,对撒彦举、奥敦周卿、王元鼎等85位元代曲家的生平、著述等基本情况广为引录资料,并进行了认真的考辨。这些考辨建立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,扎实、可信,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,填补了戏曲研究的一项空白,为元代戏曲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元曲家考略》是元代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,可以看作是一部元

①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25页。

②杜春和、韩荣芳、耿来金编:《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513页。

③孙楷第:《元曲家考略》后记。

代曲家的资料汇编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一是对元曲体制的探讨。这方面的探讨主要见于《元曲新考》一文。该文由一系列学术札记组成,对元曲的折、楔子、开场、砌末、脚色、书会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,这些问题有些是人们较为熟悉,但认识有误或不够全面、深入的,有些则是人们感到困惑、未能解决的,孙楷第依据丰富的资料,一一进行考辨,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,这些见解“有超出王静安、吴瞿安二先生所论之外者,兼对二先生所论有所补充”^①。

比如元曲的折问题,通常认为北曲一套为一折,孙楷第经过考察发现,“北曲所谓折应有三意:一以套曲言,所谓一折等于一章。一以科白言,所谓一折等于一场或一节。一以插入之歌曲舞曲乐曲言,所谓一折等于一遍”,由于“后世所刻剧本,但明标乐章之折,其科白之折以及插入之歌曲舞曲乐曲等折,皆不明白区划,一一标举”^②,这一做法影响了后人对折的全面理解。

再比如他对元曲楔子的看法,也有新人耳目之处。他认为楔子设立目的在于“补套曲之不足,其用仅次于套曲”,而且“北曲杂剧楔子尚有用在第四折套曲后者”。这一看法与人们通常的见解有着较大差异,尤其是后者“知之者少,前人论曲,亦未尝有之”^③,但都讲得有根有据,很有说服力。

四

戏曲、小说之外,孙楷第在敦煌变文、楚辞、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词等领域也都有很深的造诣,成就不俗。以敦煌变文为例,他曾写有《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》、《读变文》、《敦煌写本〈张义潮变文〉跋》、《敦煌写本〈张淮深变文〉跋》等论文,受到胡适、向达、王重民等人的好评。

最后需要着重说明的是,就是这么一位在戏曲、小说研究中取得如此显著成就的学人,去世后竟“留下了比已刊著作还多的遗稿”^④,而且这些遗稿大多至今都未能公开刊行。这里稍作介绍:

孙楷第曾有编撰一套《曲录新编》的宏大学术计划,其中元曲部分即《录鬼簿校注》已经完稿,“该书以明天一阁蓝格抄本《录鬼簿》为底本,用其他版本参校,所得异文一一作出校记,改正错讹十分精审,并有具体考证”,“朱墨

①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26页。

②孙楷第:《沧州集》第319页。

③孙楷第:《沧州集》第323、325页。

④杨镰: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》,载王瑶主编: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371页。

灿然,字迹工整,是一部工力深湛的古籍校勘”^①。可惜直到目前为止,该书仍未见公开刊行。

孙楷第曾于1934年至1939年间,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阅读明清剧本近千种,积累笔记十余册,总名为《读曲札记》,涉及“上千种古典戏曲”^②,每种都写有解题,但至今也未有该书出版的消息。

孙楷第还著有《元佚曲故事考》一书,“立足于考证出这些佚曲的故事来源与情节梗概”^③。可以想见,这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

即便是已经出版的《元曲家考略》一书,其戊稿收录元代曲家十八人,大部分至今仍是未刊稿。

此外,孙楷第还“从诸家传记、图书志、地方志,抄出明、清曲家事迹数百条”,“自1932年至1935年间,校《元曲选》四五遍”^④。

以孙楷第治学态度之严谨,学术功力之深厚,以其以往所著学术著作之精良,可以想象这些未曾刊布的著作也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,即使是在今天都不显得过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大学中文系

①杨镰:《孙楷第传略》,载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第十一辑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0年,第43—44页。本文对孙楷第遗著的介绍主要参考该文及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——孙楷第》一文。

②杨镰:《孙楷第传略》,载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》第十一辑,第41页。

③杨镰: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》,载王瑶主编: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》第359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。

④孙楷第:《我的〈口述自传〉与〈业务自传〉》,载《学林漫录》第十六辑,第25页。